

卷 首 语

“有多少英雄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一代伟人毛泽东，以一首《贺新郎·读史》，形象地揭示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而这些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所诋蔑为“贼”、“匪”的义军领袖，中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第一个站出来：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史记·太史公自序》）

将陈胜与商汤、周武、孔圣并列，从而使陈胜、吴广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功绩，永远彪炳史册，照耀千秋。

中国历代义军杰出领袖，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农民战争，而且为后来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不愧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勇敢战斗、至死不屈，开创了用武装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光辉业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这是永远值得人民敬佩和纪念的。

作为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他们的言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他们表达了农民在封建社会残酷统治下的政治与经济要求，成为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革命纲领的智慧之源；其二、他们策动农民起义的方法，启发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导者。他们都善于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宣传、发动农民起义并组织力量。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第一章

替天行道——陈胜

谚语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陈胜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藐视王侯将相贵种，为解救苍生发难，这就是“死国可乎。”司马迁有言：“入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连串的“死”字从陈胜口中吐出，苍凉慷慨，昂扬振奋。陈胜不是白白去送死，恰恰相反，他要从“死”中求活，即使一死，也要悲壮，也要为国。所以司马迁评价陈胜的死国精神，与汤武和孔子并列。司马迁说：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太史公自序》）

陈胜不特有大勇，而且有大智。他发动起义，分析形势，认为“天下苦秦久矣”，他只要“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形势完全按照陈胜的意料发展。怎样才能把九百戍卒思想统一起来，又与吴广设谋鱼腹丹书，曰“陈胜王”，又用“篝火狐鸣”呼叫“大楚兴 陈胜王”。陈胜深知群众心理 因势利导，团结一致，具有超人的智慧。贾谊在《过秦论》中，为了夸张秦王朝的土崩瓦解之势，说什么陈涉“才能不及中人”，显然是庸俗之论。陈涉智勇双全，不仅在秦末为天下唱，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陈涉为后世的农民开创了反暴政的先例，影响深远。

1. 风云突变

这是一片古老的平原。大大小小的水流穿过这片宽阔平坦的土地向东南汇入淮河。低平的地势，众多的水系，使这片土地每年都经受着水患的考验。每一次水患过后，大地就留下了一块块大水的疤痕——一片片白茫茫的沼泽。

淮河以北约 140 里的蕲县大泽乡，就曾是古代的一片大沼泽。千百年来，这里或者曾经历过劳动人民的渔猎、耕耘，或者曾奔驰过攻杀掠夺的千军万马，但都未曾使它名著青史。到了秦朝末年，这片默默无闻的水乡大泽，突然被两位贫苦农民点燃的反抗烈火映得通红。愤怒的风暴，仇恨的烈火，从这片土地扑向了全国各地，扑向了秦王朝反动统治的心脏。

这熊熊烈火的导火线就是大泽乡天上、地上的水。

公元前 209（秦二世元年）七月。

一支为数 900 人的沉闷队伍无精打采地行进在中原大地上。这是从南阳、陈等郡所属各县（今河南省内）被秦王朝征集的北上渔阳郡（今河北省东北部）戍边的戍卒队伍。他们都来自“闾左”（秦时户口编制，凡富人都居住在里巷，即“闾”的右侧，凡贫弱者都居住在里巷左侧）。按秦朝征发戍役的制度，本以有罪官吏、入赘（zhuì）女婿（入赘女婿即赘婿。旧时男子就婚于女家，称赘婿。秦汉时赘婿社会地位很低）、商人、商人子孙等为对象。秦始皇征发 50 万人戍五岭时，还没有征及“闾左”。但随着戍边之役日益增多，应征者几至于尽。于是戍边苦役便降临到“闾左”贫民身上。

这支 900 人的戍卒队伍，在两名将尉（秦的低级军官）押送下，经过几百里的长途跋涉，来到了蕲县大泽乡。大泽乡距戍边目的地渔阳尚有近 2000 里的路程。大泽乡，只能是短暂的喘息之地。

风云突变。一场连日不断的滂沱大雨，使大泽乡又成了一片汪洋。向北通往渔阳的道路被阻遏不通了。短暂的喘息一下子变成了无期的滞留。

瑟瑟秋风，绵绵秋雨，使 900 戍卒本已愁苦的心更添加了焦急、忧郁和恐惧。他们仿佛从风声雨声中听到了秦王朝“失期当斩”的恐吓；他们仿佛从雨里水里看到了狰狞的刽子手举起了行刑的屠刀。因为秦律规定，不按期到达戍守地点的一律斩首。把下雨与死刑联在一起思考，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然而，在那个暴虐的时代，这却是不可回避的思考逻辑。

也有人在作退一步的思考：繁苛苦累的边役曾使以往的戍边者十有六七死亡，即使到了渔阳不被斩首，又有几多生存的希望？

大雨分明在告知 900 戍卒已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生的希望还有没有？等死，还是反抗？怎样反抗？谁在作这种不仅仅是忧郁哀愁的深

沉思呢？

在 900 戍卒中有两位一直被大家拥戴的“屯长”（行军途中被临时指派的小队长），他们就是陈胜，吴广。

陈胜、又叫陈涉，是秦朝南阳郡阳城县人。阳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从西北方向蜿蜒而来的伏牛山脉至此而转为低平，形成了一道联系着南北交通的天然隘口；由阳城向南穿过南阳盆地，就到达了汉水流域；由阳城向西约 400 里是武关（今河南省西峡县西部，陕西省丹凤县东南），过武关便可通往秦朝统治的关中地区；由阳城向东南有一条大道可以达到今安徽省的凤台、寿县一带，这就沟通了淮河流域；向北过汝水、颍（yǐng）水流域便是繁盛的黄河流域。阳城，成了沟通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发达的交通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信息，并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吴广，又叫吴叔，是陈郡阳夏县人。阳夏县水陆交通也很方便，向南是原来陈国的旧都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向北是原来杞（qǐ）国的旧都雍丘（今河南省杞县）。阳夏的东北是睢（suī）阳县（今河南省商丘县），睢阳是原来国的国都。西部是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许县是原许国的国都。阳夏地处黄、淮两河流域之间。又有一条鸿沟（战国魏惠王年间开通的北引黄河水的一条运河）流经西部，向东南延伸约 600 里而入颍水，从而连接了济水、濮水、睢水、颍水等主要河道，形成了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吴广也生活在一个交通发达的地区。

陈胜出身雇农，从小就受到官吏、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吴广也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都有着血泪斑斑的苦难经历。他们都生长在交通枢纽地带，经常目睹的是一队队被押解服役的刑徒、戍卒以及运送着一车车、一船船粮草物资的疲惫不堪的男女丁壮。他们无疑看到了“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自经：上吊。死者相望：路上死的人很多，到处可见。）的悲惨景象。苦难的经历、苦难的现实，使他们逐渐产生了反抗压迫、变革现实的思想。

有一次，陈胜和他的雇农伙伴们一起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劳动的间歇，他们放下农具到田垄上休息。繁重苦累的劳动折磨得他们精疲力尽，牛马不如的生活困扰得他们心灰意懒。休息，又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乐趣。这一次，他们谈论的也还是满腔的惆怅、愤懑、不平……

这种苦难的日子何时才算尽头？怅闷叹恨了好久的陈胜开口了，久蓄于心中欲求改变现实的思想终于迸发了：

“今后如果有谁富贵了，可不要忘记咱们一起种田的苦兄弟！”一字一顿，低沉有力。

但是多少年来被统治阶级“富贵在天”说教欺蒙的穷苦农民，一些人一时还不能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他们自己阶级摆脱贫困、压迫的先进思想。陈胜刚一说完，一位同伴便忍不住苦笑起来，随口应道：“你现在是个穷帮工的，和我们一样给人种地，哪里来的富贵

呀？陈胜不免有所感慨，双声说道：“唉，燕子麻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

在封建社会里，富与贫，贵与贱的现象，正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具体表现。地主阶级把他们的富贵与广大农民的贫贱看成是万世不变的“天理”，他们还要让农民也认可这个“天理”。陈胜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率先看到了这种富贵、贫贱的不平，并提出了改变这种不平的朴素而勇敢的要求。这种要求正是对苦难现实的愤恨和反抗。它如同一团烈火在胸中燃烧，势必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大泽乡一场大雨引发了这一团烈火。

大泽乡，900 戍卒正在死亡的威胁中煎熬。决不能坐以待毙，决不能任凭统治者宰割！最先作这种勇敢思考的正是那心中燃烧着烈火、素有“鸿鹄之志”的陈胜。

阴郁的天空，茫茫的秋水，沉寂的大地。大泽乡仍如往日那样平静。但这并非是一潭死水，因为这里有一股涌动的火。这平静中正孕育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押队的将尉正沉湎于醉乡。

僻静处，两位屯长——陈胜、吴广正低声交谈。素为戍卒拥戴的这两位屯长，在几百里的征途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无话不谈，人们也早已常见不怪。然而今天的交谈却是在酝酿着一个伟大的决策。

决策在死亡的威胁中诞生。按期抵达渔阳已决无可能，去了只能是送死。另一条路是逃亡，而以往的事实告诉他们，那只是求生于一时，被抓回来仍是个死。现在该怎么办？陈胜、吴广在分析了险恶的前景后断然决计：事到如今，逃亡是死，“举大计”（《史记·陈涉世家》）——起来造反，也不过是个死。同样是死，“死国”（《史记·陈涉世家》）——造反打天下，为国事而死，岂不更好！

生的希望在死的抉择中闪烁，这是何等的悲壮啊！将个人的生死与天下国事相联结，这又是何等的伟大！

暴虐的秦王朝——这个给了人民不尽灾难的“国”，怎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如今最大的国事就是推倒这个“国”，建立一个新的国——一个能使百姓存活的新天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死国”，“举大计”打天下为目标，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还没有过。

西周末年，发生了反抗周厉王暴政的著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打进了王宫，赶跑了周厉王。但生活在国都中的“国人”，还不是基本的生产者阶级，他们的主要成分是介于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平民阶层。

其后，历史上流传的春秋时代“盗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战国时代庄舄领导的楚国农民起义，都曾经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但由于记载不详，已很难窥见起义领袖的决策思想、具体目标。

而今，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陈胜、吴广，从反抗之始就明确作出了“死国”、“举大计”的决策，这是极为可贵的。它既需要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魄力，又需要有宏观天下

大势的革命大略。

秦末，不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残酷。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出巡，至平原津（今河北省平原县南，黄河北岸）时，得了重病。到了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境内），病情加重。秦始皇自知死期临近，于是写下诏书让在北部边防担任蒙恬 30 万大军监军的长子扶苏赶回咸阳办理丧事。但是这封遗诏被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辆的官）宦官赵高扣压了。赵高掌握着皇帝印玺。他又串通丞相李斯，合谋篡改了诏书，捏造了种种罪名赐扶苏、蒙恬死，而立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为二世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沙丘之变。”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按照中国古代帝王嫡长子（帝王的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继承制的原则，扶苏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他在统治阶级内部以刚毅、武勇、忠信仁厚而有一定影响。出于要使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扶苏曾数次对秦始皇的一些政策提出意见。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下令坑杀咸阳的 460 余名儒生。扶苏以“天下初定”；“恐天下不安”（《史记·秦始皇本纪》）为由又直言劝谏。秦始皇大怒，将扶苏调离了咸阳，而派往北部的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东面）作蒙恬的监军。当时，大将蒙恬正带领 30 万大军在北部边防修筑长城、防范匈奴。

扶苏、蒙恬的被杀，二世胡亥的篡位，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胡亥继位后变本加厉的暴政更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劳苦大众欲生不能，这是一触即发的形势。

陈胜、吴广都生活在交通发达的地区，因而能比较及时地获知一些政治信息。他们的苦难经历和卓越胆识使得他们在生死存亡时刻作出了朴直、非凡的决断。

“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全国百姓苦于秦的统治已经很久了，这是陈胜对天下大势的总概括。他接着对吴广说：“我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他不该做皇帝，应该做皇帝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秦始皇的缘故，被支派到边境去带兵。最近又有人听说他没犯什么罪，却被二世杀掉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是楚国将领，屡立战功，他又爱惜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人以为他死了，有人以为他逃亡在外。今天如果我们借用扶苏、项燕的名义去号召天下，一定会有很多人起来响应。”

陈胜所提到的楚国将领项燕，15 年前曾率领楚军与秦将王翦大战于淮南蕲县，兵败而死。一年后，楚国被灭。但秦楚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消逝。秦统一后的暴政，更激起了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因此楚国民间一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的说法。陈胜提出以项燕名义来号召群众正是考虑到了他们所要举大计的地方恰恰是楚国故地，恰恰是楚国抗秦将领项燕战斗过的地方。借用历史上的抗秦名将的名义，正是为了今天的反秦起义的需要。

陈胜的这一番分析，是对“死国”、“举大计”决策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所做的最好注释。

伟大的决策，产生于死亡威胁之际，这是被反动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决策；但它又不是完全被动的、莽撞的权宜之计，它植根于杰出的农民领袖对天下形势长期观察分析的基础之上。

决策，显示了决策者出众的勇敢和智慧、出众的胆略。

道路依然不通。被水围困的大泽乡乡民们等不得水退路通，已经又在重谋生计了。趁水势未退，下网捕鱼，成了乡民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手段。稀稀落落的市集上，出现了几处卖鱼的，也还有占卜算卦的……。与往日不同的是，市集上除了当地百姓之外，还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被困的外地戍卒。

街头的一处卦摊前，出现了两位前来行卜问卦的戍卒，他们就是陈胜、吴广。占卜、相面是古代人们预测吉凶、推断命运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

早在远古传说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极其微弱，他们感到给自己带来利益的许多自然现象与自己的生存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感到对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自然现象无法解脱。于是把生活中的得失成败都归结于自然界的威力，并把它们加以神化，如水神、风神、山神……他们对人体的做梦现象也感到迷惑不解：自己的身影怎么能够在自己的梦中出现？死去的亲人怎么能在梦中复生？这一定是一种可以离开人的肉体的有生命有活力的力量——灵魂、鬼魂。这些都是原始的宗教观念。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卜问鬼神的原始宗教活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力虽然比较原始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而统治阶级更愿意通过宗教迷信宣扬他们的“君权神授”思想、宣扬他们的君主专制制度万世不变的思想。这样，卜问鬼神、预测吉凶的宗教迷信活动，历经夏、商、周、秦两千多年，无论形式和内容都越来越发展起来。穷苦的百姓也总希望从宗教迷信中多少获得一些慰藉的力量。

生活在那个历史时代的陈胜、吴广自然也没有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尤其这“死国”、“举大计”的决策，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他们相信“举大计”会获得多数穷苦百姓的响应，更渴望这一事业能得到神灵的肯定。

“卜者”——算卦先生，最善于揣摩人意。他深知被大雨困聚在大泽乡的这 900 戍卒正面临着“失期当斩”的命运。眼前这两位戍卒，目光炯炯有神，他们不问家庭琐事，不问个人祸福，而是问要干的事业能否成功。所问与众不同，他们虽是卜问，却绝少以往卜问者的疑惑和畏缩，他们的口气和神色都透露出刚毅。渴求肯定，一定是这两位戍卒卜问者的心愿。做为下层社会的普通一员，算卦先生也同样遭受着秦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他已经明白了这两位戍卒所问于一番事业的非同寻常的含义。

“你们要办的事，全都能办成，还可建功立业，”算卦先生说；“不过，你们卜问过鬼神吗？”这是交融着同情、希望、指点的绝妙回答。显然，这位算卦先生已经成了陈胜、

吴广“举大计”事业的第一个支持者。

陈胜、吴广曾经想借用扶苏、项燕的名义来号召戍卒乃至天下百姓，而今算卦先生又明明告诉他们要弄鬼装神。算卦先生的回答给了他们新的启示。陈胜、吴广心中暗喜，决定利用鬼神在戍卒中树立威信造成起义舆论，作为发动起义的先导。

戍卒的聚集地又升起了灶火，他们正要烹煮刚买来的鲜鱼。一位戍卒突然从一条割破的鱼腹中发现了一块写有红字的白绸子，仔细辨认，是“陈胜王”三字，禁不住暗暗叫奇。周围的同伴们也都惊奇不已。原来，这是陈胜、吴广问卦以后，找来一块白绸子，用朱砂写上“陈胜王”三个字，乘人不备，塞进别人用网捕来的一条鱼肚子里。陈胜、吴广知道这几日戍卒常来街上买鱼，这“陈胜王”三字很快就会在戍卒中传开。

带着白天的惊奇和疑问，夜晚，戍卒们渐渐进入了梦乡。

大泽乡的夜，没有月光星光，死一般的寂静。只是那戍卒营舍里断断续续地发出一阵阵鼾声。

但陈胜、吴广并没有入睡。陈胜与吴广悄悄耳语一番，吴广便偷偷地溜出营舍，直奔驻地附近丛林中的一座古庙。不大一会儿，只见古庙旁升起了一堆不明不暗的篝火。从火光处飘飘忽忽传出了一阵阵类似狐狸的鸣叫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惊起了入睡多时的戍卒们。侧耳细听，那狐鸣又恰如人语，不时地重复着两句话：“大楚兴，陈胜王。”六个字，字字清楚。戍卒们惊诧不已，纷纷向狐鸣声起处望去。那忽闪忽闪的火光，更增添了狐鸣的神秘。联想起白天所见的鱼腹丹书，大家似乎预感到一场异样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篝火正在引燃戍卒们久蓄于胸中的反抗之火，狐鸣正在引发戍卒们向往革命的思维。迷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了诱发革命的舆论工具。

惊恐与兴奋，伴随着戍卒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天刚刚破晓，戍卒们便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着。一双双目光都投向了陈胜。透过这一双双企盼和信任的目光，陈胜和吴广感受到了一种鼓舞的力量。他们在加快发动起义的步伐。

押送戍卒队伍的两个将尉又喝醉了酒，时机到了。吴广见状，故意在将尉面前扬言要逃跑。将尉尽管已醉，却本能地听到了逃跑两字，于是勃然大怒，挥起鞭子便向吴广劈头盖脸地抽来。吴广一向爱护体恤戍卒，所以戍卒都愿意为他效劳出力。现在看到吴广被将尉鞭笞，不由得群情激愤。这时，只顾鞭打吴广又酒醉未醒立足不稳的将尉，不小心将随身的佩剑滑出了剑鞘。吴广眼明手快，一跃而起，夺过佩剑，用力向将尉劈去，顿时污血溅地，将尉一命呜呼。陈胜乘势相助，杀死了另一个将尉。吴广的这一剑杀出了农民革命英雄的威风，这一剑是“死国”、“举大计”的第一剑，是劈向秦王朝的天下第一剑。

反抗的怒火已经燃起。

陈胜把 900 戍卒召集在一起，大声说道：“各位在这里遇上了大雨，大家都已不能如期到达渔阳了。而误期是要砍头的。即使说不砍头，去守卫边塞服那种苦役也是十有六七

要送命。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就罢，要死就要死得轰轰烈烈，名扬后世。王侯将相难道是生就的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王侯将相都是“有种”的，是天生的贵种，是祖传的，世袭的。秦始皇登泰山，刻石颂功，就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他自称“始皇帝”，并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陈胜公开宣称王侯将相不是生就的，断然否定了王侯将相是天生贵种的命定论和贵贱有别的封建秩序，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欲传之万世的秦王朝。

尖锐、痛快、铿锵有力，陈胜的慷慨陈词喊出了戍卒的心声，那满腔的怨恨、愤怒如同冲溃了堤防的洪流奔泻而出。戍卒们齐声高呼：“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命令！”

900 戍卒——900 个贫苦农民，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袒露出右臂作为标志，筑坛盟誓，宣布起义。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力量。

盟誓的声浪，在大泽乡上空回响、激荡。

火种已经燃烧，风暴已经刮起，一个农民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

2. 陈县火种

大泽乡沸腾了。

900 贫苦农民组成的第一支农民军正在武装自己。人多而刀剑极缺。从将尉手中夺来的两把利剑成了他们再造武器的工具。斩断树木，削成枪棒；扯下布片，挂上竹竿，作为旗帜，号称“大楚”军。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当初，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下令收集民间兵器，销毁而铸成各重 12 万斤（约合今 3 吨，一说 24 万斤，约合今 6 吨）的 12 个大铜人。统治者满以为销毁了兵器，就消灭了反抗。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斩木也可为兵。

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着这一支农民军很快攻占了秦设在大泽乡的地方政府。接着又迅速攻克了蕲县县城。

以反抗暴秦、解救“苦秦久矣”的穷苦百姓为目标的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此刻，他们用以号召天下的还是借用的扶苏、项燕的名义。但是随着农民革命的迅猛发展，农民军建立自己政权的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起义军攻克蕲县以后，随即兵分东西两路。陈胜派符离（今安徽省宿县东北）人葛婴率领东路军，向蕲县以东推进，一直打到淮河以南的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陈胜、吴广亲率西路军向蕲县西北方向进军，不到一个月就连克铍（zhì，今安徽省宿县西南）、酈（lì，今河南省永城县西）苦（今河南省鹿邑县东）柘（zh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谯（qiáo，今安徽省亳县）五个县城，控制了安徽、河南交界的一大片地区。

一往无前，向西进军，向着秦王朝心脏所在地的方向进军。陈胜，这位颇有战略意识

的农民革命领袖，很快确定了下一个目标——攻克战略要地陈县。

陈县，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曾是陈国的国都。公元前 478 年，陈国为楚国所灭。到战国时代后期，又曾经作为楚国的国都。秦统一全国后，又把陈县定为陈郡的郡治，足见其政治地位的重要。

陈县地处中原腹地，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运河——鸿沟，由北而南汇入淮河支流颍水，从而沟通了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是当时重要的交通运输线。秦王朝凭靠这条运河把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北运至黄河南岸的敖仓，以供秦王朝的经济给养需要。攻占了陈县，就可以截断秦王朝这条南粮北运的经济给养线。

陈胜的西路军很快攻入陈县境内。从大泽乡起义以来，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纷纷参军参战，起义队伍迅速扩大。攻至陈县时，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 1000 多人、步兵数万人。起义军用夺来的武器重新武装了自己，浩浩荡荡地逼近了陈县。

浩大的革命形势，使陈郡郡守和陈县县令闻风丧胆。起义军兵临陈县城下时，郡守、县令早已逃之夭夭。只有陈郡的守丞（郡守的副职）龟缩在城内，负隅顽抗。陈胜率军猛攻陈县的丽谯门。这是自起义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攻坚战。陈郡毕竟是郡治所在地，兵力多于县。然而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守丞被杀死，城楼上树起了起义军胜利的旗帜。

浩浩荡荡的起义军开进了陈县县城。起义军杀死了欺压人民群众的秦朝官吏，打碎了人民身上的枷锁，受到了陈县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攻克战略要地陈县，标志着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起义队伍日益壮大，革命将怎样继续发展，成了农民军议事日程中的重要内容。

陈县的县衙如今成了起义军的议事大厅。

陈胜在攻克陈县后不久，便下令召集陈县各乡的三老豪杰前来共商革命大计。三老是秦王朝在乡一级政府中设立的掌管教化风俗的小官。他们熟知民情民意，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豪杰也是地方上颇有名望的人物。虽然三老豪杰不是来自农民阶级，但也都目睹、亲历了秦王朝的倒行逆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有可能站在农民军反秦的阵线一边。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知识，知晓一些方略，听听他们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并借此扩大起义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反秦力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说是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又一重要决定。

由农民召集三老豪杰议事，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老豪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秦施暴政的受害者，他们身居楚地，也有楚亡国之痛。他们眼见陈胜率领农民军短短一个月内便连克数县，百姓群起响应，陈胜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他们纷纷向陈胜建议说：“将军您身着戎装亲自率军作战，冲锋陷阵，诛讨暴虐无道的秦王朝，重新建立楚国的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古代君主都祭社稷，后来就用社稷代表国家），劳苦功高，您应该称王才是。而且为了监督指挥天下各路

将领，也非称王不可。希望您自立为楚王。”

一时间，议事厅热闹起来。

与这热烈的气氛极不谐调的是，有两位身着儒家服装衣楚楚的儒生一直沉默不语。他们立于陈胜身旁，其地位显然非同一般。这两个人就是原魏国的名士张耳、陈余。

张耳、陈余都是原魏国的官僚豪富。张耳曾为魏国县令，陈余崇尚儒学，二人在魏国有一定声望。秦灭魏国后，曾经悬赏捉拿张耳、陈余。于是张、陈二人便隐姓埋名逃到了陈县，充当乡里的看门小卒，谋食度日。陈胜、吴广数万大军攻入陈县，震撼了秦的统治，使一切反秦力量看到了希望。张耳、陈余作为被缉拿的逃犯，当然不肯放过这解放自己、谋求重立魏国的机会，于是便主动求见陈胜。陈胜也早已耳闻张、陈二人的名望，见二人主动来投，便很高兴地留为军中谋臣。

然而，在今天这个决定是否称王的关键时刻，却不见张、陈有所表示，陈胜不禁将目光移向二人问道：“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张、陈早有一番主张，马上回答说：“秦暴虐无道，破灭别人的国家社稷，断绝别人的后代，无休止的征用民力，征收民财。将军您英勇作战，不顾万死一生，就是为了天下除害兴利啊。如今刚打到陈县，您就自称为王，这不是向天下人显露了您有私心吗？希望将军您不要称王，而应该立即引兵向西攻秦，同时派人重立原来六国的后裔，这样就为自己树立了同盟者，而增加了反秦的力量。秦的敌人越多，秦的力量就越分散；自己的同盟者越多，力量就越强劲。这样用不着经过旷野激战，就可诛灭暴秦、占据咸阳，然后再号令诸侯。诸侯本已灭亡，如亡而复立，您以德服人，就一定可以建成皇帝的功业。如果在陈县自称王，恐怕天下人不愿相从。”

张耳、陈余这一番话可说是词意恳切，深谋远虑了。站在反秦的共同立场上，他们也极希望陈胜能最终获得胜利。但是曾经是官僚豪富的张耳、陈余毕竟与平民百姓、贫苦农民的经历、见识不同，他们的反秦动机也就不同。前者欲恢复旧日的荣华富贵，后者欲挣脱往日的苦难枷锁；前者以陈旧的模式、陈旧的逻辑去谋划成败，以为不立六国后裔，必将失败，后者以必胜的信念、全新的逻辑思考得失，以为不称王便不能号令天下，夺取最后的胜利。陈胜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从“鸿鹄之志”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反映了贫苦农民打破旧秩序、改变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迫切愿望。自大泽乡起义一个月来的实践表明，陈胜、吴广最初所做的“天下若秦久矣”，以扶苏、项燕名义相号召“举大计”，必会得到广泛响应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实践也越来越表明，人民群众正在抛开已经死去的扶苏、项燕的影响，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位披坚执锐、所向无敌的活生生的英雄形象。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们感到了陈胜称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一切，陈胜自然也看在眼里。立六国后裔为王，而立人者反而不为王，如此怎能号令天下、击破强秦？退一步讲，立六国后裔为王，谁能保证他们不割据一方，放弃推翻秦朝的目的？

称王，还是不称王？面对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议论，陈胜果断地做出了称王立国的决

定。这是继“死国”、“举大计”以来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农民称王，这还是亘古未有的创举。

陈县的辩论，以陈胜称王立国的决定告终。这个国，定名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的意思。它借用了历史上楚国的名称，但却与历史上的楚国迥然不同。它不以复立楚国后裔的形式出现，不以旧贵族为领导，而以农民称王的形式出现，以农民领袖为核心；它不以恢复楚国故土为目的，而以推翻秦王朝、解救天下穷苦百姓为目的。它的建立，主要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愿望。“张楚”立，陈胜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诞生了。

如今，陈县的上空飘扬的是农民政权“张楚”的旗帜。

呼呼作响的“张楚”大旗，直搅得秦王朝天翻地覆，呼唤着更多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高高飘扬的“张楚”大旗成了众望所归的农民起义中心的标志，鼓舞着全国各地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鼓舞着一切反秦力量进行英勇的斗争。

自大泽乡起义陈胜奋臂一呼至“张楚”政权建立，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影响下，几乎每个乡村、每家农户、每个贫苦百姓都发动起来了。他们争相诛杀那些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大恶霸、贪官污吏。那些有爵位有田宅的地主，纷纷逃离城乡，躲进山林水泽。许多郡县都出现了人民群众杀死郡守县令以响应陈胜起义的局面。史书上记载当时以“张楚”军名义“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

农民革命的实践，给陈胜称王建立“张楚”政权的创举做了最好的回答。当初反对陈胜称王的张耳、陈余，如今也看到了陈王的巨大号召力，以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天下究竟归属于谁，已经很清楚了），他们以“陈王兴义兵讨不义”，为“张楚”政权劝说那些反秦的鲁国儒生加入农民军。

陈胜在大泽乡点燃的反秦烈火，短短时间里燃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形成了天下云集响应，烈火燎原的大好形势。

一股赤褐色的队伍，毅然挣脱了骊山陵苦役的枷锁，逃出关中，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向南悄然行进。为首的就是后来屡败秦军、攻破函谷关的著名反秦将领英布。

英布原是秦朝九江郡六县（长江以北，今安徽省六安县）的平民百姓，先是因为犯了秦法，被处以黥刑，随后又被押往骊山陵服役。在 70 万骊山刑徒中，英布是颇具反抗精神的代表。他不堪骊山苦役的折磨，串联了不少刑徒逃离了骊山陵。

英布的这一支队伍，最后逃回了离英布家乡不远的长江番（pó）阳县一带（今鄱阳湖附近）。那时，陈胜、吴广还没有起义。英布率领的刑徒们还仅仅是以“亡之江中为群盗”的形式，反抗着秦的压迫。

大泽乡起义的烈火烧到了长江南北。英布为之振奋，于是乘势去见番阳县令，迫使番阳县令吴芮（ruì）一起起兵叛秦，聚集了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后来，闽越（今福建省福州市一带）和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群众也参加了英布的军队，在

长江中游两岸活动，形成了又一支颇有声势的反秦力量。

黄河南岸，那里也活跃着一支由“群盗”而变为农民起义军的队伍，领导者是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人彭越。昌邑以北有一个很大的湖川巨野泽。彭越常往巨野泽中捕鱼，以此为生。后来便在巨野泽中聚众为“盗”。陈胜起义以后，巨野泽附近的百姓劝彭越乘机起义响应陈胜。于是这支“群盗”队伍也举起了反秦的旗帜。他们攻城略地，队伍不断扩大。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号召下，尽管南、北“群盗”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此刻已都纷纷转化为一支支反秦的革命武装力量。

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向长江下游蔓延。

长江南岸会稽郡的吴中县（今江苏省吴县，苏州附近），有两位很有声望的叔侄，他们就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代：项梁、项羽。项梁是项燕的儿子，项羽是项梁的侄子。他们本来居住在长江北岸，因项梁杀了人，为躲避仇家而与项羽逃往江东（即长江以南）吴中。

项梁善于与社会各阶层人士交往。每逢吴中有大的徭役差事和大丧事，常常由项梁主持操办。他借机暗暗地用兵法组织指挥宾客、子弟，显示了非凡的才干。项羽身强力壮，才气过人，吴中的豪杰子弟也都很敬畏他。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两个月，会稽郡再也无法平静下去了。项梁、项羽在郡府杀死了会稽郡郡守，又击杀数十、上百侍卫兵士，宣布正式起义。他召集了旧日训练的宾客子弟及吴中县士兵，又派人征集会稽郡各县兵员，得到了八千精兵。八千子弟多数来源于江东的贫苦农民。项梁、项羽虽出身贵族，在政治思想上也多有贵族社会的影响，但如今他们是明确地站到了秦王朝反动统治的对立面上，而汇合于农民革命的潮流之中。后来这一支农民军渡江北上汇合其他农民革命队伍，成为反秦的主力，在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陈婴是原秦的东阳县令属下的书吏，在县里一向讲信用、谨慎行事，被人称为长者。陈胜、吴广起义，激发了东阳县青年反秦的决心，于是杀死了东阳县令，聚集了数千起义群众。但是他们之中还缺乏陈胜、吴广那样的组织者、领导者，便强请陈婴做了义军首领。东阳县贫苦群众纷纷加入这支革命军队，人数很快达到两万人。陈婴这个旧时官吏，如今也被推上了革命的道路。陈婴领导的这支农民军不久便归属了项梁军。

在辽阔的江淮平原上，项梁、项羽的八千子弟兵、陈婴的东阳起义军、英布的起义军……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秦革命洪流。

那还是在秦始皇统治的时期。一批批刑徒被驱往骊山修筑秦始皇陵墓。

从泗水郡沛县（今江苏省沛县）出发的一支刑徒队伍上路不久，就陆续有人逃跑。走出几十里到了丰县西部的湖泽地带时，押送刑徒的沛县泗上亭亭长刘邦已感觉大事不妙：如此下去，到了骊山，人也就差不多逃光了。按秦法，押送队伍的就要被判死刑。怎么办

呢？刘邦横下了一条心，在夜里把所有的刑徒都松了绑，干脆大家都跑掉，其中有十几个壮士愿意跟从刘邦。于是他们便逃进了附近的芒山、碭山（今安徽碭山南），隐藏起来。无疑，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反抗。当然这还远不能与“死国”、“举大计”的武装反抗相比。刘邦的经历与陈胜毕竟不同。

刘邦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年轻时不爱务农。壮年时，当了沛县的泗上（今江苏省沛县东）亭亭长。秦时乡村的基层政权，最低的称为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是掌管一亭之内治安和道路的地方小吏。他和沛县的官吏萧何、曹参交往比较密切。

刘邦逃亡芒、碭山中以后，与萧何、曹参还保持着秘密联系。不少被官府迫害破产逃亡的贫苦农民和其他民众，都前来投奔他，逐渐发展成一支拥有几百人的队伍。

陈胜起义爆发后，各地人民诛杀地方官响应陈胜的，与日俱增。沛县县令已经坐立不安了。他为了保全自己，想召回逃亡的刘邦举旗响应，又恐刘邦来了对他不利。出尔反尔，县令企图抗拒起义队伍。

刘邦得知这一情况后，令人在绢帛上书写了“天下苦秦久矣”等动员城内百姓起义反秦的文字，用箭射进城中。城内百姓见到帛书，立即聚众杀死了县令，打开城门，迎入刘邦的队伍。刘邦被推戴为沛公，宣布起义，很快就组成了 3000 人的大军。按楚国原有的制度，国君称“王”，统治一县的称“公”。陈胜已称王，刘邦被拥戴为沛公，正反映了沛县起义群众肯定了陈胜王的统帅地位。

刘邦领导的农民军从此走出芒、碭山泽，成为响应陈胜起义的又一支实力雄厚的农民军。这支农民军在后来的反秦斗争中，攻关夺隘，最先打入关中、攻破咸阳。

陈胜、吴广起义后，昔日耀武扬威的地主分子纷纷藏匿山林，而原来被秦暴政逼迫逃亡的劳苦民众纷纷走出深山野泽，扬眉吐气，汇入革命洪流。这两股相反方向的人流，正反映了农民革命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在大泽乡起义以后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以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为中心，其东侧和南北两翼，出现了十几支农民起义军，兵力总数不下 10 万。不堪暴秦统治的贫苦农民、刑徒、戍卒、流民和奴隶，组成了这一支支革命的队伍。他们和陈胜、吴广的主力军遥相呼应，震撼着秦王朝的反动统治。

在这些队伍中，也还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外，还存在着其它复杂的矛盾。游侠、儒生、商人、富豪、下级官吏、六国后裔都不同程度地同秦政权有着对立的因素。他们或则不满秦王朝无休止的盘剥和严刑峻法，或则仇恨秦灭亡其国，而欲恢复故国，在革命浪潮滚滚涌来的时候，或主动或被动地纷纷卷进了反秦洪流。他们中有的人为推翻秦王朝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有的人半途背叛革命、分裂革命队伍，成了革命队伍的蛀虫。浪潮滚滚来，不免泥沙俱下。但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已成席卷全国之势，起自东方的革命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向着秦王朝统治的心脏猛烈地冲击。

中秋的淮北平原，已不再是终日阴霾。太阳一旦破云而出，金色的阳光便将大地铺染得五彩缤纷。

陈县上空飘扬的“张楚”大旗，在满地金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耀眼夺目。

陈县的“张楚”政权，自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陈胜、吴广以及葛婴、武臣、邓宗、宋留、吕臣等农民领袖、将领为核心的反秦联合阵线。旧贵族官僚及秦下级官吏出身的张耳、陈余、周市（fú 原魏国人）蔡赐（上蔡人）周文（陈县人）以及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等鲁国儒生，也都是陈县农民政权的成员。遍布于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大多数都遥受陈县政权的节制。

陈县的张楚政权实际上成了全国一切反秦革命力量的总司令部。

早在攻取陈县以前，在刚刚攻下蕲县不久，陈胜就分兵一支，派葛婴进攻蕲县以东地区。其战略意图显然是一方面向西进军，一方面还要扩大影响，广泛打击秦的反动地方政权，并以此免除后顾之忧。葛婴军英勇奋战，一直打过淮河，占领了九江郡重镇东城。

张楚政权建立后，陈胜、吴广主力西征、偏师略地的战略思想逐渐形成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在农民革命战争的舞台上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指挥艺术。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楚汉春秋》中就曾记载了吴广向陈胜建议派主力军西征击秦的重要战略思想。

雄才大略不仅仅属于那些名君、显相。

请看陈胜、吴广的战略意图：

以起义军的主力向西进攻秦的心脏地区，直捣咸阳，这样就可以箝制住秦的主力部队，使其无暇顾及地方，这就便利了起义军解放其它广大地区。同时趁势摧毁秦二世为首的秦王朝；以起义军的偏师（非主力部队）分兵各路，向全国进军，积极发展农民军力量，沉重打击秦地方反动武装，使其无力解救秦中央政权。这一方面可以使秦在全国的统治土崩瓦解，一方面又可以给予起义军主力西征以有力的配合。西征与攻略各地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2000多年前的贫苦农民竟能有如此深远的战略目光，这正是陈胜、吴广的杰出之处。

再看陈胜、吴广如何调兵遣将去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

兵分三路。向西、北、南三个方向进军。

西路军是主力军，直取关中〔关中这一地理概念是我国后期形成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使用“关中”一词。其地域范围是四个关隘之中的广大地区。四关即：东边函谷关 南边武关 西边散关（今宝鸡市西南）北边萧关（今宁夏固源县东南）〕。西路军又包括两支大军。

第一路以吴广为假王（假，暂时代理的意思，比王低一级）任西路军统帅，以田臧、李归、邓说（yuè）、伍徐为主将，向西北攻荥（xíng）阳（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再取洛阳，打开秦的东方门户，进逼函谷关。

第二路以宋留为将军，向西南攻南阳，进而夺取武关，从南面迂回攻入关中。